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六十七

詳校官中書_臣康綸鈞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六十七

宋 黃震 撰

讀文集九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謂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荒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誇之亂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徙

楚詞四首幽誓慙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河豚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富肴藪一物不登俎

未負將軍腹

荆公墓六言本意治功徙木何心黨禍揚塵報讎豈教
行劫作俑翻成不仁

姑惡詩東坡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石湖謂此句
可以泣鬼為作後姑惡詩首云姑惡婦所云恐是婦

偏辭斷曰姑不惡婦不死

舟行驟雨云圓漪暈雨點濺滴走波面

後催租行賣衣得錢都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
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
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石湖初為新安掾謂歙溪為浙江之源正可言江述黃
君謨州學記云瀕江地卑自徽至嚴二百灘以乳灘
為最險徽之黃山三十六峯以天都峯為最高有溫

泉在黃山之朱沙峯下

次韻胡邦衡人窮名滿世天定客還家

贈倪文舉朱門不炙釣竿手萬卷難供折腰具

會散夜步詩貪看雪樣滿街月不上籃輿步砌歸自注

云步砌吳語也

第十三卷律詩使邊道中作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涸

草木生之土人謂本朝駕回即開

西瓜本燕北種石湖謂今河南皆種之

黃河將決處伏流先出名漸水

滑州為河淪在積水中

韓魏公墳無恙

曹操七十二疑塚詩聞說羣胡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

音

安肅軍北門外為出塞路十五里至白溝亦名巨馬本
朝與遼人分界處渡江即與太行俱北至燕猶未斷
涿北燕南之間有灰洞兩旁皆高岡

蹲鴟巾館伴所裏

燕宮宏侈過汴京亮所作也龍津橋以玉石為之

第十四卷游弁山石林故居已廢矣

餘詩皆浮湘入廣時所作題浯溪謂元結寓譏為非
游愚溪注鈎鋤熨斗也潭形似之

蠻茶出修江治頭風老酒畱數年南人珍之故以蠻茶
對老酒一南人以蚺蛇皮作腰鼓交趾以象革為甕
鼈又以蚺鼓對象鼈皆風土語也

石湖帥廣之明年乙未年五十矣是年正月二十八日
自廣易蜀五月二十六至遂寧紀行詩百三十五首
嚴關者桂之守險處至是出嶺矣鐸背者在桂之興
安縣五里秦史祿疊石壇前銳如鐸迎海陽水分為
南北即湘灕二水南流為灕北流為湘言二水相合
離羅江者嶺北初程北流入湘江趨清湘縣全州界
也入零陵縣永州界也去零陵十里為湘口有榮水
來自道州營道縣湘水來自桂之海陽至此合為一

江按瀟水出九疑山至永興湘水合豈即管水耶湖
嶺之間湘水貫之凡水皆會之以瀟水合者曰瀟湘
以蒸水合者曰蒸湘以沅水合者曰沅湘沅溪在析
陽縣南五里自永州界入衡州過潭州為洞庭其南
曰青草湖是為重湖由是而至湖北之澧之江陵入
蜀江沂峽州道始艱有一百八盤有鑽天三里有蛇
倒退有麻線堆有胡孫愁有判命坡峽為蜀外第一
州湖北之極處由是入歸州為夔路矣長石截入歸

州郭下三分之二水極險為人鮓獲至巴東為峽口
入巫山峽其盤渦之大者名湊淖其地刀耕火種斫
山木盡蹶候雨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有物名笮
音柞竹索渡水者自巫山還陸避黑石諸灘過鬼門
關入瞿唐歷滯澗為夔州萬州合州皆山也至遂寧
府始見平川遂寧則潼川路矣達成都淳熙四年丁
酉公出蜀

將至公安詩云我馬虺隤我僕痛豈不懷歸畏簡書愚

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詩有云悠悠旆旌馬蕭蕭有同
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豈近世
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蜀音難曉反以京洛音為虜語或是僭偽時以中國自

居也既又諱之改曰魯語

見安福寺
禮塔詩注

老宅即老人村也舊名獠澤石湖更今名

索橋以繩架空

萬州杏別核方賣以核為杏仁

狠石二字三見此冊湘口夜泊詩云狠石蹲清漲土門

詩云狠石卧中路

並十卷六卷

離峯行云殘山狠石雙虎鎖九

卷北秦太守金龍云地水涸致祭即壅都江永名溺水

又後冊二十卷瞿唐行

云鑿峽疏川狠石破是石湖行川湘間皆以狠名石

愚按皇甫湜狠石銘謂秦皇發石驪山為墳礎有石

屹立人力莫施故老相傳遂以狠名此語雖不經而

狠石之名已有自來京口甘露寺亦有狠石乃傳為

三國孫劉事豈又展轉附會耶

二十卷公出蜀時詩也江安近瀘州有張旗三灘言湍
急過之速也有渡瀘亭有韋臯紀功碑 瞿唐行注
云艷潏撒髮不可犯一夕水漲沒之名青草齊遂略
其頂而過 白鹽赤甲 峽口大山黃巖黑石皆峽
中至險入峽西岸有聖泉舟人向之疾呼曰人渴也
泉即迸下一杯許復乾 黃魔灘下連人鮓甕 秭
歸縣治世傳宋玉宅旗亭題宋玉東家 巫山不止
十二峯其大者十二峯東西各一峯最奇 黃牛峽

廟為黃牛神之居門有石馬即歐公所夢者亦有虛
高峯上有黃牛跡此山名假十二峯 扇子峽兩岸
山尤奇至荆渚回望山無一點矣 南樓在鄂州江
州庾樓後人以亮嘗刺江故假鄂之名 大孤山澎
浪磯皆在湖口 馬當伏即小說載神助王勃一席
清風處

二十一卷還直玉堂與還吳所作

太湖靈祐觀有垂絲檜 林屋洞左又二門曰雨暘谷

洞 毛公壇劉根也身生綠毛故云 銷夏灣吳王

避暑處 華山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

嘲蛟四十韻極工層層而起如昌黎詠雪詩

二十二之二十六多帥鄆所作自鄆移金陵將行徧游

諸山至金陵而詩少其所游鍾山半山耳

歸吳有上元節物三子二韻工緻

釋氏謂常行為般舟

行步之行

馬齒莧中付水銀雞頭茨也名水琉黃為對

白髭行載四十四歲出疆四十九使廣復使蜀又十年
垂雪毵毵作此

所藏小峩眉靈壁石也煙江疊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
石也皆歸休時閒玩

甲辰除夜吟多及閒適之意請息齋屢有作則絕交之
語當有激也夜坐有感詩說賣卜

丙午新正詩石湖年六十一矣有云人情舊雨非今雨
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匙休盡穀生能幾屐莫言

錢自此皆退閒消遣之作矣

吳燈詩等閒三夕看消費一年忙

初夏詩雪白茶蘼紅費相尚攜春色見薰風

田圓雜興內槐樹云三公只得三株看閑客清陰滿北
窓雪下松云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

其閒居動息皆以牆外人物聲為節

重陽後菊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二日花

送炭龔養正煩君笑領婆歡喜

靈岩雪浪長風三萬頃蒼煙古本二千秋

園田歎四首言大家之妨細民

素羹詩新法儂家骨董羹

元日立春併煩傳菜手同捧頌椒盤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雨尤忌乙酉

二十七卷
梅雨注

又忌立

秋雷

二十九卷
秋雷歎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冬春行

冬春
不炷

燈市行祭竈詞口數

粥行爆竹行燒火盆行照田蚕詞分歲詞賣癡猷詞

打灰堆詞

梧子能墮髮

三十三卷霜
後十二絕

虎丘石井在張又新東南水晶第三久廢不知其處石湖以大方井語壁老復之

白玉樓步虛詞序甚工類韓文畫記

愛雪歌棹夫披蓑舞白鳳灘子挽綽拖素虬末句云須臾未遽妨性命呼童盡捲風簾鉤

龔養正元日六言流年五十踰二明日半百過三石湖

次韻歲踰耳順俄七年去古稀只三

龔五十三
范六十七

奏狀

繳偽會齊仲斲案為中書時所奏初乾道六年七月四日指揮限三日毀印湖州齊仲以八月十七日有犯斲以死罪謂在三日外也石湖謂七月七日降指揮十一日方關戶部檢法案金部之與法案同一曹局頃步之間八日方能關行而況傳至外州合更審會湖州出榜的日仍豁限三日勅限外照本人所犯日子然後處斲愚謂此仁人之舉也記之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友直奏男娶左翼軍統制趙渥女以渥分戍泉州免避親嫌石湖謂如渥比者始可權免爾劉錡之於劉汜不避子姪之嫌吳璘之於姚仲不避姻家之嫌皆至敗事蓋兵家利害動關生殺非若州縣官止於舉劾而已令諸軍不得因今來指揮輒容合避親充將佐

節使知宗士銖乞照嗣王例全支米麥等恩數石湖奏立愛惟親固聖人之用心法行自近始亦聖治之先

務貴近無尺寸者相習如此異時勲臣戰士若復越制請求則如之何而拒之

論宋貺召命貺蓋秦檜親昵者

以上皆中書所奏

廣西無酒稅商舶所入祖宗撥諸路錢物助之湖北軍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純一萬五千匹綿一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一千五百萬斤韶州岑水場銅五十二萬斤付本路鑄錢一十五萬貫總計一百一十餘萬貫並充廣西支遣建炎兵興諸路不

復撥到所籍者官賣鹽耳廣西漕司歲發鄂州大軍
經略司買為靖州共二十一萬貫歲撥諸經費及諸
司循例支遣共五十二萬二千八百貫通計七十三
萬一百貫均撥鹽數諸州出賣除收息充歲計外又
別支鹽附賣以六分為大軍買馬及靖州歲計四分
助諸州又計一十九萬四千一百貫有畸紹興八年
六月改官賣鹽行客鈔利歸鹽司分隸起發時漕臣
高繹止具舊來經費已失四分所管十九萬四千一

百餘貫之利又便擬鈔法必及歲額以太半不可指
準之錢為一路歲計以致諸州困乏軍無贍養後因
鈔鹽不行乾道四年六月四日復令官賣遇東鹽廢
弛以不得過西路為說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復
通行客鈔石湖入蜀值宜州對境南丹州莫延甚入
省地作過謂皆因邕宜融邊郡無錢糧軍政廢弛所
致力請於朝以復行官賣鹽為第一事繼又條四事
一乞招填諸州將兵二乞以前提刑滕廩效用軍發

赴行在逃亡者招充本路效用小弱者斷給據自便
三以廣西人少一保動隔山川改戶長法止以三十
戶為一料四以簿尉規避上司別差無籍者攝之乞
禁止又劾宜州兵官不之任及冒極逐賞又轄鈴將
副老者與祠乞改四月十五科舉為三月十五以免
冒暑乞以銓試三場分日

凡皆帥
廣時奏

奏西蜀酒課重上為出上供錢四十七萬對減折估成
州東柯鎮太平監之間去邊境三十里有銀坑恐啟

戎心棧塞之論安撫司不當辟城寨官事屬制司凡
皆帥蜀時奏也

薦知繁昌縣鮑信叔詣州抱酒稅額而減酤價罷市征
商旅悅集縣計以充補解前官欠三年減饒民戶猶
有餘積愚謂以信叔為能吏則可耳後不可繼必有
受其弊者然楊萬里尤袤皆薦之

知處州上殿陳日力國力人力之說謂稽古禮文之事
太繁承平虛費之習未盡又陳錄問事謂法云人吏

依句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情以合其款詳此法
意不止讀成案而已今離絕其文嘈噴其語造次而
畢欲委長吏點無干碍吏人先附囚口責狀覆案無
差然後亦點無干碍吏人依句宣讀又陳閱軍事按
令惟郡守兵官得破不堪披帶人當直其餘專用廂
軍今憚肄習而戀司局降就廂軍或徑降剩貪是簡
閱未精也舊制營房損漏兵官不得替移霖雨經時
有司先葺營寨今有營無屋雜處閭井是營伍未立

也

召對劄乞招閱弓手其後為右史又直前奏之

論不舉子準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姪娘支常平米四斗
十五年改支一石又令殺子之家父母鄰保收生人
皆徒罪先是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剩得數百石專儲
以養棄兒

乞議減浙東丁錢

松陽縣創義役囑交代樓璩行之餘五縣其後上殿取

湖沂繕寫規約頒之天下後又以此義舉乞免處州

丁鹽絹

乞除歸明歸正字以示一家

乞避兄成象立班照慶曆八年李端懿復防禦使與弟

沂州防禦使端願同班端願乞下之例從之又元豐

六年亦有兄任起居郎弟中書舍人班兄之下

成象
工部

石湖
禮部

論重征莫甚於沿江如斬之江口池之鴈汊號大小法

場上而至荆峽往往有是名虛舟往來為力勝本無奇貨而妄呼名件為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金之數為花數客費日多則物日湧錢日輕乞禁沿江置場繁併并州縣於支港小路私置處省之

內殿論奏讞嚴限剋期報應論準令給因之物許支錢準格在禁之因許支米錢許於贓罰等支米無名色乞令運司下州縣苗米截撥闕米則合支錢收糴

應詔編進勤政故實首一條謂乾之所以為天者自強

不息而已愚按本文自強不息乃主人事言之非乾也法乾者也

內殿論左右史

郎左舍人右

侍立典故唐制凡御殿二史立

左右紫宸閣臨軒即立螭頭皆得密聞王言國朝淳化二年始置直崇政殿慶厯二年歐陽修同修起居注移立御前曰起居注非殿中祇候人不當立座後隆興元年胡銓乞復侍立故事御史臺會到經筵例宰執臺諫奏事權立朶殿臣僚奏事時立御座前閣

門契勘垂拱殿常朝自來二史無侍立指揮今請比
附後殿輪立旨從之餘依舊

承平絹價不滿一貫而二貫滿疋定贓罪寬之也其後
兵興物貴紹興三年詔疋準三貫石湖以時價已至
六七千合更量增一貫和買取民財隨時增價定民
罪則減之聖政所大不忍也

論銅錢入北乞聚茶摧場專以見錢出賣而輕其價則
錢之在北者必來以管仲藏石壁來天下貨財為証

又論蕃貨皆非吾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泉寶以去欲權住明州蕃舶及北使回又奏四明溫陵商舶糴買出東麻豆彼減價而須見錢錢過界者不勝計使回奏謀者詭姓遁跡冒九死而圖萬全索隱察微問一二而知十百此非妄男子所能非其人不可汎遣用晉遣人覘宋事

內殿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

論知人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各

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

將帥為其下告贓乞此外一切原之

賑濟須分就遠鄉

論修史須立程限

奏交州進奉政和五年指揮經過州軍更不復禮紹興
二十六年施鉅帥廣報謁移庖遂為例至是絕之

論馬政四弊邕州買馬大弊二蠻人先驅一二百瘦病
者為馬樣邀以買此而後大隊至暨至亦雜以半買

馬司典吏與招馬人歲久為弊一也橫山寨無草場
支錢悉為官吏乾沒不以時得草二也沿路損馬大
弊二所至無橋道涉水貪程一也州縣不與草料但
計囑押人而去二也買之弊乞擇官損之弊乞馬病
隨寓留醫又奏靜江府興安縣客旅私販水銀入建
陽邵武賣異色錦私涉宜用蠻界至邕州溪洞邀蠻
人教止易銀而以私錦售易之官價錦當銀三十五兩私錦只十五兩
致官錦無用獨一色銀易馬不足且誘省地民負荷

而縛賣之或夾帶姦細乞禁約於建陽邵武出錦之源淳熙元年指揮戰馬買四尺四寸以上石湖乞四尺三寸以上帶分亦選貴蓋自紹興六年指揮買四尺二寸以上也廣中元無戰馬羅殿自杞諸蠻以錦綵博之大理大理即南詔也諸蠻驅至橫山場互市每低一寸減銀十兩如四尺四寸者銀四十一兩三寸即三十一兩自橫山至邕州七程至經略司又十八程其道自邕賓象靜江出湖南紹興十年三月指

揮經由州縣於經制錢立料應副湖南自全州至行
在並遵依而廣西科稅戶稅戶陪些小錢物折與管
押兵校而馬斃於饑渴矣石湖奏乞一體行又買馬
久弊銀則雜銅名四六銀鹽則減斤百得七十皆為
邊吏乾沒石湖以乾道九年到任措置銀不夾帶鹽
足斤兩又印給支買憑由每量到馬疋即批上尺寸
斤兩蠻人感悅得馬最多出嶺又奏乞常切檢察準
格買馬不及千五百疋展磨勘一年多二百疋減磨

勘千疋轉官淳熙六年多千二百五疋

廣西管州二十五四在海之南二十一在海之北在海
北者外邊諸蠻內雜洞徭而邕宜為最要害邕州管
東南第十三一將五千一百人淳熙初僅存七百七
十餘人宜州管第十二副將淳熙初存五百三十餘
人又多差押馬催綱接送雜役在營者皆老病與無
兵同邕州馬元額一千六百疋至是亦僅二十七疋
而已石湖申乞復行官賣鹽以其事力招填邕州買

馬銀鹽繒錦數十百萬皆在橫山庫無城護藏無兵鎮壓乞將邕州守臣常擇折衝禦侮之材經司駐靜江是時見兵亦不滿二千人石湖蒐強壯一千人并駐泊下揀百八十四人與摧鋒軍本司効用軍結隊上教旬兩披襖蓋自何侖為帥隆興間申揀得五百人教閱今方再教之使郡將常以此存心太祖養兵之法何至反成蠹國哉近世見在軍不蒐而反添刺孱弱以益其蠹可怪也石湖練兵之外又團結徭人

作三節措置先結邊洞省民授器械陣次諭稍近徭
人團結立誓然後許通博易最後又遣勇敢以近徭
為鄉導深入不賓處如前諭之他日遠徭有犯須先
破近徭近徭有犯先及邊團則官兵固已至矣是年
靜江管下溪洞徭人結成五十五團置桑江寨以統
屬之其義寧臨桂古縣一帶深山團結不盡者二十
四聚落亦緣此不敢犯邊又置博易兩場以防其窮
迫山之北置義寧縣西山之南置潛溪隘下皆具圖

冊奏聞推鋒軍本東路駐劄分二百人於西路靜江東路尚二千六百人又欲抽回靜江者石湖屢申不發謂固西路所以固東路也東路管十四州軍駐韶州非邊面故云

昭賀二州旱既賑之又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

官賣鹽既行關防三事一慮漕司撥與諸郡抑配二慮取贏擡價民食貴鹽三慮倉吏減斤多裝籠禁

自廣易蜀申八劄而後行皆在任措置軍民馬政實事

俾後來者接續

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一初邛部川首領蒙備
歿弟崖戰繼蠻俗襲兄者妻其嫂蒙備妻嗚呼殿悅
其幼弟部義而歸烏蒙部義從之結烏蒙兩抹又旁
近蠻謀取崖襪而代之相攻未決乾道九年春冬吐
蕃青羌兩寇黎州崖襪部義皆常助我有功至是荆
南府探聞其略謂賞不均而邛部擾乞賞部義石湖
得其實申嚴斥堠而已具言蜀西皆與諸蕃接為唐

邊害本朝經撫之且吐蕃南詔瓜分西南無警二百
餘年歲歲備弛近歲忽有雅州碉門之寇乾道吐蕃
復寇黎州遂併嘉雅威茂四州永康石泉二軍凡七
郡一體措置教將兵修堡寨并講明寨戶土丁團結
各自為戰以省戍役乞給度牒五百道濟其用又旌
黎州死事者五人推官黎商老巡檢王勝監稅杜立
指使崔俊楊滌并乞除放黎州欠負其說曰乾道寇
入致欠錢引一萬五百四十道而總領司置獄雅州

抑吏均陪錢引萬餘必非出自吏胥之家掊領居民
漁奪商賈何所不至民困誅求反思有寇之歲無此
追擾望聖慈計其大者指此錢引下總司特免催理
又以鳳州迫大散關乞下興元都統補其軍以階成
西和鳳四州關外為北界首乞從諸司共選辟守臣
凡其措畫西蜀邊防大略如此蜀自失陝竭其力養
關外軍而折估最病民折估者蜀酒課名也公契勘
成都一郡元額四萬八千四百八十貫見收四十萬

八千六百四十貫縣額十五萬六千四百四十貫見
收三十九萬二百七十貫遂并覈實四路共六十二
州內十三州元無折估五州不申敗缺餘四十四州
各有重額共奏減四十七萬二千五百四十三道錢
引計十分內減八釐三毫有奇以總領司經費外事
故僧道度牒截撥對減奏凡三四上其要有曰去四
川數十年之害培其本根徐用其力國家長計也又
曰遠方州縣吏為入朝廷根本憂者幾人折估不辦

上司恠怒百方貼補上場陛下赤子而不恤後日意外之患其間貪墨又或並緣此所以實聞於朝廷者寡也又曰出納之司徒見枝葉粗存不知本根將撥又曰望陛下斷自宸衷與帷幄大臣決之不須更付有司彼有司者但知出納之吝安知根本之憂及得旨蠲放又奏舊以增額補敗闕有司以增數為不係帳錢而敗闕不問有司今後不得掠取係帳錢已而四路州縣節次申七月十五日以後百姓各啟建感

恩祝聖道場五日或七日乞照前仁宗免權河北鹽
故事宣付史館時淳熙三年也公之拳拳根本者如
此

劄子

薦樊漢廣除知雅州謝迂吏而挂冠官已至朝請郎咫
尺奏薦而不問時年五十六孫松壽告老年六十六
開外階成西和鳳四州歲苦和糴而鳳州在魚開前百
九十里係嘉陵江源灘石水澁階成西和去江愈遠

無由漕運和糴莫免公契勘川秦軍糧減到利閬興
州大興軍等處官糴買瀘叙客米多支錢并利州酒
息共百萬以增添四州及金洋州興元府糴本使官
自糴買通利路諸州並不科糴

奏關外四州災傷准令安撫司體量措置轉運司檢放
展閤常平司糴給借貸提刑司覺察妄濫

茶馬司歲起川秦兩司馬百五十一綱差成都潼川利
路兵三千六百餘人管押馬斃大半逃亡不返又於

內解雇夫錢一半每名二十八道封衆兵月糧充之
公申乞措約蠲免先是以宣撫司權重罷之復制置
司而關外都統不開報事宜公申審

乞提刑依限決獄檢準乾道令限五月下旬起離雖未
被旨亦行

興元洋州等處建炎依陝西法抽結義士在關外四州
則名忠勇軍與免科率大散關之戰能為官軍先鋒
後因差役規法浸壞乾道三年虞雍公宣撫得旨增

結梁洋一帶計二萬六千餘人立為專法大要一語
非因調發不許差使蓋朝廷無毫釐養兵之費而實
寓正軍數萬於民間所當愛護至是都統郭鈞議差
守關隘公以雍公專法爭之

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舊制司差辟公至是申明且
乞所給付身勿付幹事人並從吏部皮筒遞付

黎州青羌失互市寇邊公乞未可許且謂蠻夷最畏西
兵號喫人肉乞增西兵蓋黎州蜀門戶也白水寨將

王文才叛歸羌公募致斬之

紹興二十七年指揮罷衙兵司提轄官公至是再準指揮

論邦本劄子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繇役薄賦歛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知后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而況蠻夷盜賊水旱之作安能搖其本而輕動哉迺者西蜀酒估之患捐錢五十萬代之償令一下驩呼祝聖者沸天隱地關外和

糴之困免糴令下邊氓或至感涕於是知民之易德
有如此者更願益加聖心深詔內外執事凡民疾苦
悉以上聞苟可惠利勿率故常使光天之下至於海
隅蒼生罔不被堯舜之澤則衆心成城天下可運諸
掌矣

論支錢劄子內郡拖欠因循弗償邊守望輕莫能理索
擁其空城坐受艱窘羣蠻習見意輕中國如眉州旱
叙州米萬石止與百石五十石或全不應副乞責四

路漕臣參酌別立中制

論兵貧軍中質遷不無搔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

論吏廩俸給不以時得當專責之漕司不應廩稍息絕

坐視不顧

並蜀事

論朝市儀注一乞令編攔人寬出班

路使緝紳次序安行此朝廷之儀二乞俟屬車禁衛

盡絕方許民庶通行此扈從之儀三乞有當避道分

道歛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此街道之儀

以下還朝奏事

論二廣獄事憲司吏指摘片言以控扼邀求不滿所欲

則追逮送勘故酷吏寧殺囚於獄以免後灾深慮有數十年無詳覆事至憲司者豈真無死囚哉

貢院添卷首長條背印

知明州奏事皇子魏王鎮明七年而公承之奏倚閣諸司錢十五萬貫住罷不合幫錢米十之二三罷供進局還行鋪錢此於救弊為有大造又奏減免船舶抽解又奏將船舶客貨抄數估直若干候回舶亦將博買中國貨物估直與來貨價同方令登舟使別無餘

力可換銅錢以絕舊來輕舫載錢潛行數程以俟大舟洩錢莫道之弊愚恐徒擾而無補如不科其抽解竟禁其貿易足矣又奏揀汰水軍立每年條制又奏配軍分送屯駐軍暨歸朝進海界圖本諸盜發各責地分官員及將海船五千八百八十七隻結申遇獲賊根治同甲愚恐巡尉非弭海盜之官海船不能止他船為盜滄溟浩渺責人以所難能或未可耳又乞截上供錢萬貫糴米定海縣倉以給出海兵船口食

此恐官司未必可行乞配軍役滿十年不逃亡而本州此恐人情不能遵守殆紙上語也

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學中自有所見然史越王亦學佛者嘗以此諫壽皇何石湖之異耶

奏住催江東軍器免催殘稅借廣惠倉陳米以備賑糶此皆公自鄞移建康遇淳熙庚子歲歉後初政也又奏沿江全藉上游江西湖北客米兩得旨稅場不得

邀欄乞申嚴行下

鉛山膽水洪水後盡涸

公時帥江東當淳熙辛丑仍歎乞借朝廷見椿建康等處米三十萬石穀二十萬石不候檢到損數通融允便恐冬深民流救之無及也又謂廣濟倉等陳米儲之不過為塵土散之可以易民命沿江渡口流民過淮處如建康之靖安東陽下蜀大城堽馬家等渡太平州采石大信荻港三山上灣等處池州銅陵東流

池口等渡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不願回者存養之
近渡路口如建康界湖熟金陵鎮路口桐井四處復
為之邀接津遣其自兩浙來者多自饒州石門取路
亦置場給論其還勸分賞格減半細數用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
日指揮被荒殘稅申乞蠲閣流移歸業收贖不候生滿
行李牛畜並與收免渡錢凡荒政之大略具是一一
皆可法者顧恐近世無復乾淳可貸之粟雖有力莫
施耳

委自兩字今官文書當語或謂自字當寫名今石湖荒政貼黃有委自守令一語然則自字作從字解也

趣熟字浙人鄉談今再奏荒政亦有此字蓋謂荒處之人於熟處趣求也

應詔三劄一刑獄舊制翻異不問次數今限五勘文具而已准令州縣禁囚而監司今具情節及候指揮者不得承受仍不得於未勘結之先改送他郡

獲囚不得過百

里見
同照

大軍倉轉船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旨
應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任建康盤量大
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奏以創倉已三十六年支過
無慮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縱有情弊恐
非合出於目即合千人

延和奏事大欲未濟風俗偷安甚者遂稱行在為都下
浙右為畿甸中原為北地歸正遺民為邊人

專募屯田兵

曹操作沙城孫權作疑城唐楊朝晟築木波三城三旬而畢裴行儉築碎葉城亦五旬而畢務神速也

謝賜御書謂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為極致所謂錐畫沙屋漏雨之法蓋自鍾王之後未有得其全者惟我高考獨傳此妙而陛下親授家學曲盡聖能意象自然筆跡俱泯而萬鈞之筆潛寓其間譬猶宇宙闔闢不見斧鑿之痕雲霞卷舒殊非繪畫之力此非聖性天高學力海富道腴德輝被於心畫則何

以深造自得集其大成全美如此臣又嘗論李唐名家猶得楷法本朝作者但工行書如米芾所作飄逸超妙可喜可愕責以楷法殆無一字此事寂寥久矣壽櫟堂取散材獲壽之義光宗在東宮時與之書扁

外制

從官用偶句餘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斲如宮室花園無所益朕雖是敦樸之先巧技工匠精其能爾尚裨總核之治如閒暇而明政刑會通而行典禮大臣

慮四方

對

皇極錫五福

五禮教萬民之中三歲計

郡吏之治

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

則柔此萬邦

沈介師

疏傳之歸鄉里雖祖道於都門子

牟之在江湖諒存心於魏闕

黃中宮祠

問錢穀出入之幾

能析秋毫報簿書期會之間殆窮日力

曾懷戶書

事親盡

道孝固可以移忠體國忘私恩或不能掩義

紫衡起復

太

子正而天下定方妙簡於宮僚有進德而朝廷尊喜

來趨於驛召

陳良翰詹事

建太子而尊宗廟

對

鄉儒術而

招賢良

王十朋
詹事

仗漢使之節旄有安社稷利國家之

志得月氏之要領乃履山川犯霜露而歸

趙雄
使回

示樸

以先天下朕靡煩侈服之共首善之自京師爾其贊

重暉之德

沈夏工侍
兼京少尹

五材並用誰能去兵

對

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

天申命以用休

對

臣歸美而報上

祇承於帝方圖百志之咸熙清問下民惟恐一夫之

失所

聖主獨觀於萬化

對

微臣莫望於清光

夙

夜浚明有家

對

左右祇事厥辟

表

北使回除中書舍人謝表使四方不辱君命既莫効於
捐軀俾萬姓咸大王言復何資於潤色 自中書帥
廣紫微鳳閣曾莫代於堯言桂海水天但欲窮於禹
迹 帥蜀去國八千里憾青天蜀道之難提封六十
州豈白面書生之事 帥蜀即真俎豆則嘗聞之何
以折衝於疆場期月而已可也豈宜久假於事權
不泄邇不忘遠均萬里於戶庭在知人在安民揭九

霄之日月

賀高宗天申節上天申命用休

對

大德必得其壽呼神

山之萬歲夢遠鈞天開壽域於八荒驩同率土賀孝

宗會慶節四七際而火為主親協帝以重華五百年

而王者興儼恭已以南面謝瞻爾庭而有待人謂

何功以公服而衣租臣猶知懼貪天之功以為已

力固何異竊財之譏如川之至以莫不增尚能歌歸

美之報

郊祀美盛多而告神明

對

觀會通而行典

禮 太上皇三十六年之在宥與物為春萬八千歲之
升恒自今以始 為天子父尊之至密藏廣運之聖神
在太極先不為高坐閱無疆之歷服 壽皇保國家如
金甌治定中興之後輕天下如敝屣神凝太極之先

致二十七年之太平功已成而與子綏萬有千歲之
眉壽福方永於後天 蕩蕩民無能名曷詠歌於太極
蒼蒼天其正色惟想像於層霄 加光堯尊號賀壽皇
重堯帝之華稽古亦容而命禹以王季為父無憂允

賴於繼文 光宗重明節允報矩以司秋對離重明而

麗正本乎天本乎地咸歸覆幬之中得其壽得其名

方啟熾昌之運 謝轉官繼明而照四方仰重光於日

月勞賜而加一級覃大賚於江湖 舜帝重華授受光

於三聖周邦大賚寵綏徧於四方 改元春秋謂一以

為元日月重明而麗正 雜對受祉施於孫子對立愛

始於家邦 睦族以和萬邦對明倫而察庶物 誕皇孫

賀皇太后王假有家克開厥後孫又生子俾熾而

昌

館職策

議兵莫若留營屯蓋度支月給諸軍居十之九三歲大
禮犒軍居十之八一有軍興大費突出雖積金齊於
箕斗發粟浩如江河終亦屈竭宜留營屯以更戍轉
輸之費供鋤耰墾鑿之須漸開屯田以時閱習又
謂漢高帝一天下者也家室狼狽而不顧越句踐復
讎者也非報吳之事則不言東晉保境土者也稽古

禮文之事畢興而北嚮爭天下之事不問焉今終日
所從事者保境土之規模而已又兼欲為越王漢帝
之所為宜其財散力分坐糜歲月云云

未議文
氣極好

應詔

京局應詔言弊謂通國之弊蔽以一言曰文具

後列
十事

論廣西鹽法

奏狀中已
抄見前

應詔上皇帝書

光宗
即位

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郡

督縣道不問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鑿空掠

剽賊民而害農無所不用偶有所增永不可減其他
巧作名色核其支用皆非入已亦不得而盡禁此非
超覽九天之上作新一王之法曠然大變其制未見
裕民之術 西南保障自嶺南左右二江沿邊西北
轉而西行略牂牁夜郎黔中而極於西南越雋之塞
又西北至劔外河西之境無慮萬里祖宗築城寨置
兵今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廣巡修又黎州專控青
羌吐蕃等蠻雅州專控碉門等蠻嘉州專控夜郎等

蠻各於對壘今聞番部結親相通

書

初公任徽州戶曹以書謁其守洪公适秩滿謁內翰禮部於朝由和劑局兼編修召試入秘書公固一世文豪而儒先汲引亦非默默而人忽自知其書詞多起人意者今略抄

上李徽州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是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 又書薦士而束以文法王公大

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負挾持之才亦可流涕太息
無復當世之望矣又況法已太弊 捩鼻

上洪內翰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
方其泝泝統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天下
不以其止於泝泝統而已也水之於井也日汲則涸
不汲則竭其行於地上也隨所遇而變生焉

上陳魯公治莫大乎常天地為大矣飄風則不終朝驟
雨則不終日方其飄且驟也人孰不畏亦孰不知其

不能終朝夕何者非天下之常故也前日如舒申諸公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

上汪侍郎應辰漢武帝踞見大將軍不冠不見汲長孺淮南王視平津侯以下如發蒙獨憚長孺不敢奮姦謀長孺在朝官不過內史而係天下輕重如此今士大夫以顧忌為俗久矣其原始於愛重其身者太過

位尊而名益衰祿厚而利實薄上不足以取信於君
下無以慰其人彼之愛重其身者乃所以暴棄而甚
輕之也

啟

賀劉太尉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冠驚郭
令之來賀陳察院雖志高鴻鵠慚燕雀之安知然
路有豺狼諒狐狸之不問禮侍美盛德以告神明
對觀會通而行典禮戶侍貨財本末源流對朝夕

論思獻納 與嚴教授清襟凝遠卷松江萬頃之秋
妙筆縱橫挽崑崙一峯之秀 謝薦舉古者薦才而
未始有法今則立法而不勝其私 軒眉席次者非
勢則利縮衣袖間者惟孤與寒一言而期駿茂對歷
盼而識孟嘉 前以三鼎後以五鼎對人有一天我
有二天 與州郡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貫神明指顧之
間千夫有滄萬夫有川興廢壞笑談之頃 其浸五
湖去天一握 朝夕論思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雷

靈號令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天子畿方千里 對

刺史入為三公 將如蒼生何 對 無踰老臣者 回

樓大防末甲頭名取放瓊栢偶缺初驚一字之難金

薤昭垂果下六丁之勅 第百四卷諸啟多可讀者

第十七冊兩卷亦啟皆賀政府者尤雄雅 賀

張魏公負三紀倚重之望節彼南山明一生忠義之

心有如皦日 到蜀謝啟既來萬里敢計一身

雜文

乾道九年桂林大雪盈尺公作重貂館謂杜子美謂宜
人白樂天謂無瘡然皆聞而知我是實從事幕府有
重著貂裘之句故掇以名

被爐銘序具其制合考

上梁文數語多雄壯

百九卷

聖節疏亦多好

百十卷

燕安南使自叙云妙千八百國諸侯之選獨分正於南
邦聳二十五城督府之尊特序賓於東道

跋

跋婺源研譜謂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研石第一今其穴塞已數十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近以端岩為貴端石絕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銘鳳味研謂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山石謔語非確也

跋加味平胃散方本法專辟不正之氣夷堅志言孫九鼎遇故人鬼云遇我當小疾服平胃散即無苦則其辟不正可知晉有南陽宗定伯夜逢鬼鬼問誰誑曰

我亦鬼且新死未知何所惡曰不喜唾因負鬼急持
之化為羊恐其變化大唾之賣得千錢鬼猶畏唾況
平胃散乎

世傳字書多似其人亦不皆然杜正獻嚴整而作草聖
王文公沉毅而筆欹側惟溫公則幾耳

石耳生岩石面目處性溫有補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

跋語多簡峭可愛惟漁社圖有韻梅林集有情皆長而

佳

碑石未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倣刻文剝剝之處以握筆滯思作羸尪頽靡之體僅成字形以為古意思謂石湖此語為漢隸也今之學古文者亦然

蘭亭石本惟定武者筆意彷彿士大夫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 愚謂此語雖為帖字發足以警省士大夫處甚多

謂楚文當惠文王之世則小篆非出李斯

東坡切韻詩寄作詩孫符集中不載符字仲虎位至尚
書其子名山字壽甫石湖時壽甫以祕閣將潼川漕
東坡船上曲江遇灘瀨欹側士無人色坡獨作字不少
衰曰吾更變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
字乎石湖注云事勢迫切不若付死生禍福於無何
有之鄉雖至大故不亂雖非得道去道不遠愚謂坡
公定力如山石湖發明盡之惜雖非得道之語溺異
端耳平生所行者道道豈別有一物而得之空虛耶

余先君子嘗言無事時小心有事時大膽可以受用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小錄石湖見之崑山龔氏載異於
近制者甚多

書新安事汪姓鼻祖名華隋末據歙宣杭睦婺饒之地
以歸唐今廟封顯靈英濟王又俗傳廣巢以汪王同
臭味下令毋犯汪氏歙人爭冒汪姓俚云四門三面
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糍鬼官人豆腐王譏俗陋也
豆腐舊傳劉安戲術又俚語徽人三日飽兩社一年

朝不重冬節也

獨孤及論季札潔已之禍公謂秉節之士各有所安
歐陽詹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洪自明
誠而公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
佐嬴不知詹所謂誠者何物

書舒斬二事皆以持心之厚惡人報德而獲生

沈德和尚書祖輝仲勘江賊活七人同官死嫁其二女
病中見黃衣使召為仙官且延壽三紀

常明叔父死神降其家云為人奪胎

記

拂日山繇臨平而西有佳趣新安江帶城右旋淙潺亂石間不能一長亭辟小溪大會歛浦貫萬山以出又合始新大末之水行三百六十里與海潮會為浙江其間稠灘如其里之數每灘率減數丈大或十倍世傳天目山巔與歛之柱礎平

為李結記濬塘浦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

張曰顧浦塘三曰郭澤曰七了曰至和

三高祠記極佳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也其畧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夫又各為之歌宛轉感慨千古可作也

范村記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載唐乾符中吳氏胡六子泛海失道至一山曰范村一叟坐堂曰吾越相也以

回颺相送俄頃達故石湖名舍南浦為范村

雷孝子天錫十一歲剔股救父

董國度陷寇得婦人力歸而負之奇禍死公疑其為劍

俠

朱俠脫屈容叔之子於悍婦長而還之王列女不事二
主

崑山水利序大概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一曰種莢其
說的實可行與余平日審訂之說同可以參考

梅菊譜

菊譜種菊之法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出數百千朵菊之種七十范村所植三十六

梅譜梅以韻勝以格高以橫斜疎瘦老枝奇恠為貴入譜者十二種紅梅預馬梅聖俞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惟吳下方子通有紫府有丹來換骨春風喚酒上凝

脂為絕唱

攬轡錄

北使時所見也泗州三十里至臨淮縣百六十里至汴
虹縣計自泗州河口至此皆枯轉而行道右三十里
至靈壁縣民始局戶闕觀三十里至宿州塗有數父
老見使車潸然百五里至永城縣三十里過鄆陽鎮
有蕭相國廟自此枯汴中百十里至穀熟縣十八里
至南京寇改名歸德府過雷萬春墓過雙廟三十里

過睢口河已塞八十里至拱州寇改為睢州六十里
至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有伊尹墓三十里至陳留
縣有留侯廟二十七里至東京寇改為南京四十五
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城縣去河尚五六十里
而漸水已侵過胙城十里矣自縣四十五里至黃河
李固渡渡浮橋用船百八十艘半閣沙上河最狹處
也四十五里至滑州二十五里至濬州舊治已淪水
中對城即黎陽山古大伾也三十里過岵子河有山

東販麥舟四十五里至湯陰縣自黃河西望即見大
行西北去不知極至燕始北轉自湯陰三十里至相
州過湯河美河有美里城文王廟相州觀者甚盛遺
黎往往垂泣指使人云我家好官又云此中華佛國
人老嫗跪拜者尤多過安陽河漳河凡六十里至磁
州州南滏陽河水急西有崔府君廟四十里至臺城
過趙故城延袤數十里傍有廉頗藺相如墓三十里
至邯鄲縣邯鄲人健武逆亮死時遮殺其歸卒以待

王師四十里至臨洛鎮過洛河三十里至沙河縣十
八里過七里河七里至言德府邢州也四十里過冷
水河二十五里至內丘縣縣有鵝梨云其木尚聖宋
太平時所接過沙河禮儀河大寧河凡六十里至栢
鄉縣其東有堯山堯所葬自栢鄉行十三里有光武
廟二十里有王郎城凡六十三里而過浚河石橋所
謂趙州橋也五里至趙州寇改為沃州三十里至藥
城縣五十五里過濬沱河五里至真定三十里過磁

河四十里過沙河為新樂縣北嶽在其西北之曲陽縣界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寇依舊名曰定州有東坡祠五十里山水河七十里至保州十里過徐河十里過曹河俗傳王祥卧水處二十里至安肅軍故時塘樂今悉淤塞門外大道古出塞路也夾道古柳參天至白溝始絕十五里過白溝河又過曹河徐河暴河三十五里至大口河二十里至馬村五十里行灰洞至涿州灰洞者兩邊不通風塵埃濛洪其間也三十

里過琉璃河為良鄉縣三十里過盧溝河三十五里
至燕山城逆亮始營都於此自泗州至東京七百七
十里自東京至黃河百十五里自泗州至燕山總二
千五十八里燕山以南石晉以來失之安肅軍以南
我朝南渡失之河朔之水皆出太行公所渡者二十
五河睢漳與滹沱最大滹沱闊不減黃河俗名小黃
河

驂鸞錄

公赴廣帥時筆也昌黎詠桂林有遠勝登仙去飛鸞不
暇驂之句故以名錄公以乾道壬辰十二月發吳
郡過湖州游石林是為大玲瓏荒寂難居時已蕪矣
又有小玲瓏在長興路口過德清有左顧亭孔愉放
龜處也厯餘杭富陽癸巳正旦登桐廬之釣臺至嚴
州有浮橋重征非杉處也至蘭溪避泥潦登陸取婺
州至衢州過常山縣至信之玉山縣泊信州再登舟
過弋陽貴溪綿延皆低石山入饒之安仁縣至餘干

縣有琵琶洲以形似名自鄔子口渡鄱陽湖尾泛江
至隆興府滕王閣故基甚侈今但城上作堂耳東湖
秀而野許真君觀鐵柱在東廡小枯池中出地三尺
許過豐城縣艤寶氣亭有張雷廟云掘劒處至臨江
軍登陸游薌林盤園由新喻縣至袁之分宜縣至袁
州游仰山嶺阪皆由名梯田滿山皆方竹過萍鄉縣
入湖南界潭州之醴陵縣江西道中林薄逼塞至是
平蕪豁然松栢皆峭直如杉至櫛洲市為舟車更易

之衝人捨輿泝湘江六日而至衡山縣湘山皆迤邐
南嶽忽雄特夾路三十里古松至嶽市嶽市者環廟
皆墟市江浙川廣衆貨所聚公至謁南嶽廟游衡嶽
寺勝業寺南臺寺風雨不可登山復舟行湘中至衡
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分教時天下有
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行岡將盡
忽石峯特起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
桂林零陵來繞其右石鼓雄踞其會公自衡登陸過

黃罷嶺入永州之祁陽縣始有坦途新出石板為山水雲氣之屏游浯溪作詩言中興頌含譏諷為非譬父母有過非捧觴稱頌時可及至永州訪愚溪至全州入桂林界傍闊各數里石峯森峭羅列左右入嚴關兩山間僅容車馬所以限嶺南北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戍疑此地是二十二里至靈川縣秦史祿所穿靈渠在焉縣今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荊州桂嶺本在賀州今於入桂未二三里立碑名桂

嶺者前帥欲得過嶺任子賞耳故桂獨無瘴云

桂林虞衡志

公出嶺帥蜀後所作也

志山謂余南西北三方皆走萬里太行常山衡嶽廬阜
皆魁然大山其最秀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之仙
都溫之鴈蕩夔之巫峽皆數峯爾又在荒絕僻遠惟
桂之繞城玉筍搖簦森列無際其怪且多誠當天下
第一山皆中空故峰下又多生岩洞公紀其可名者

三十餘洞備述奇怪如見

志金石生金出溪洞沙土中丹竈家所須大如鷄子者
為金母丹砂以辰砂為上山南為宜州與辰州同此
山故宜砂老者鐵色有牆壁如鏡生白石床上可入
煉勢敵辰砂邕州砂大而多黥闇少牆壁惟以燒取
水銀

水銀燒法以鐵為上下釜上釜貯砂隔以細眼鐵板
覆之下釜之上下釜盛水埋地中仰合上釜之唇固

濟周密熾火灼之砂化為霏霧下墜水中聚為水銀
邕州取丹砂盛處錐鑿有水銀自然流出客販皆燒
取而成者百兩為一鈔鈔以紙糊猪胞不漏

鍾乳桂林接宜融山洞穴中出遠勝連州所產者凡
石脈湧處為乳床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如鵝管
水乳且滴且凝以竹管仰承折取此最精者又
煉治家文以鵝管之端輕明如雲母爪甲紋如蟬翼
者為勝廣東以鵝管石遺人率麓黃蜀中所出益枯

溢其鵝管室塞及麤瑠近床處通謂之孽

銅邕州右江洞所出掘地數尺即有礦

綠銅之苗也生石中質如石者淘其英華供繪畫次飾棟宇泥綠最下

滑石桂林屬邕及徭洞中皆有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土人灰壁未乾時以滑石末拂之如玉

鉛粉以黑鉛著糟甕罨化之乾道初始官造粉歲得錢二萬緡

無名異小黑石子價極賤

石梅石柑生海中未詳可入藥

志香沉香出海外黎洞香木既斲其節目久墜土中數
百年不腐益精堅滋液下垂結而為香面多在下如
山峰恠石恠獸龜蛇次如蜜栗角附子芝菌茅竹葉
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盡觀諸蕃所出尤
以萬安為最勝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也海南香氣
皆清淑燒之氣翳彌室飜之四面悉香至煤燼氣不

焦價與白金等中州但用廣州舶上占城眞臘登樓
眉等香腥烈味短帶木香尾煙必焦其出海北者生
交趾及交人得之蕃落來欽州者為欽香尤酷烈惟
可入藥

蓬萊香沉之結未成者去其帶木處亦能沉

鷓鴣斑香亦出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斑香中槎牙
輕鬆者木性未盡以色似名

箋香出海南者如蝟毛栗蓬漁蓑狀修治去木留香

香之精鍾於刺端芳氣與他處箋香畋別香木葉如
冬青而圓皮似楮皮而厚花黃類菜花子青黃類羊
矢海南人以斧斫使膏液凝沍徐於斧痕中採以
為香如箋香之類多出人為又有黃沉生結等皆下
色

光香與箋香同品出海北及交趾

蟹殼香出高化州

沉香出交趾以諸草香蜜調

香珠以泥香捏成

思勞香出日南如乳香瀝青交之以合香

排香出日南如白茅香亦以合香香草無及之者

檳榔答生檳榔水上單熟極臭以合泥香

欖香橄欖木脂清烈

零陵香宜融等州有之以編席薦坐褥性暖宜人零陵今永州無此香古零陵界甚遠

志酒八桂有端露石湖用其法釀於成都名萬里春今

法具存

志器所志皆蠻人軍器也又牛角硯鷄毛筆羽扇竹釜
志禽孔雀山鳳凰鸚鵡有紅白又烏鳳秦吉了錦雞翡
翠又靈鵲為人突巢穴能禹步作法以去之翻毛鷄
長鳴鷄皆鷄之異者

志獸象出交趾象山一軀之力皆在鼻二廣亦有野象
盜酒害稼目細畏火欽州人以機捕之皮可為甲或
條截為杖甚堅馬自杞國以錦一疋博大理三馬金

獨一兩博二馬行十三程至四城州又六程至邕州
又有羅殿國及謝蕃羅孔諸部落馬尤壯行二十二
程至四城州與自杞等馬會皆以十月來經略司歲
市千五百疋尤駿者博金數十兩官價有定數不能
致大理去邕州橫山寨纔四十餘程自杞人爭利不
敢度自杞而東別有一路自菩闌府經特磨道來甚
捷特磨人亦貪悍不得達土產出德慶之瀧水者
名果下馬高不踰三尺而駿健能辛苦以歲七月十

璚瑁背甲十三片無足而有四鬣皆花紋飼以小鮮
甲子庚申輒不食俗謂之璚瑁齋

蚺蛇大如柱逐麋鹿田中南人插花呼妖音大或呼姊也

紅娘子以誘之以花置蛇首蛇俛不動則殺之

鸚鵡螺青螺亦可琢為酒盃

貝子大者如拳紫斑小者脂面大白如玉世既不尚
人亦稀採

石蟹石蝦云海沫所化

嘉魚出梧州火山下丙穴如小鱒魚多脂煎不假油
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

鰕魚竹魚皆出灘水南方所珍

志花上元紅元夕開

泡花採以蒸香法以佳沉香薄劈著淨器中鋪半開
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
成番禺人吳興作心字香瓊香用素馨末利法亦然
大抵泡取其氣未嘗炊掀江浙作木犀降真香蒸湯

上非法也

未利以米漿日溉之則花可耐一夏六月六日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石榴既實復花併花實折飭盤

曼陀羅花漫生原野大槩白花實如茄徧生小刺盜採花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土人又以為小兒去積藥昭州公庫取一枝挂庫中飲者易醉

志果荔枝不及閩中所產妍紅渥丹畫工百端模寫不

能殆世間紅色第一

龍眼極大如當二錢

龍荔枝身葉似荔枝肉味如龍眼故兼二名

人面子核如人面

椰子葉類棕櫚子上其間如五升甌皮中殼可為甌
殼中瓤如牛乳瓤中酒新極清芳久則濁

鸚哥舌即紅鹽草菓之珍者

八角茴香惟以薦酒

餘甘子風味過橄欖雖腐爛猶堅脆

波羅蜜大如冬瓜削其膚食之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木上秋熟

柚子大如瓜打碑者捲皮蘸墨代氈刷

地蠶生土中似甘露子而不尖以薦酒

志草木桂南方奇木上藥出賓宜州花如海棠淡而葩小實如小橡子取花未放者乾之五年可剝以桂枝肉桂桂心為三等桂枝質薄而味輕肉桂質厚而

味重桂心則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取貼木多液處如
經帶味尤烈凡木葉心背一縱理獨桂有兩紋製字
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人喜咀嚼桂之所草木不蕃
榕易高大葉如槐陰樾可數畝根生半身附幹而下
龍龍抱持以入土故有倒生根之說禽鳥銜其子寄
生他木根鬚沿木自垂下得土氣則過所寄

杪木杉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徭峒劈板
博易舟下廣東

修仁茶修仁靜江府縣名製片二寸許上有供神仙
三字者上也大片麓淡

檳榔生黎洞上春取為軟檳榔夏秋採乾為米檳榔
小而尖為鷄心檳榔匾者為大腹子悉能下氣鹽漬
為鹽檳榔瓊管取其征居歲計之半廣州亦數萬緡
自閩至廣以蜆灰薑葉嚼之先吐赤水如血而後嚥
其餘汁廣州加丁香桂花三賴子為香藥檳榔
枕榔虛心剗以承漏外堅可為弩箭

烏婪木宜施第一出欽州

吉貝如小桑花似芙蓉葺為席

澁竹可磨以為甲

人面竹可為拄杖

斑竹有疊暈本出全州之清湘桂林亦有之

都管草辟蜈蚣蛇

蛆草辟蚊蠅

志雜雪獨桂林有之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雪或

言數十年前嘗雪歲乃大災蓋地氣常燠植物柔脆
忽得雪悉僵死風桂林獨多去海餘千里非颶也湘
離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而下北曰
湘下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曰離過三百六十灘
又千二百里至番禺入海桂林獨當湘離之脊在長
沙番禺千丈之上雲物之表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秦城始皇發戍五嶺之地

靈渠在桂州興安縣湘水北下湖南又融江牂牁下

流也南下廣西二水遠不相謀史祿於沙磧中壘石作鐮嘴派湘之流而注之融激行六十里置斗門三十六舟入一斗則復間一斗使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

朝宗渠浚之則有人登科

銅柱馬伏波立交趾國中人過柱下輒培石遂積成邱陵馬總為安南都護夷獠為建二銅柱 又唐何履光定南詔復立交波銅柱則在大理

瘴乃炎方之地脈疏而氣洩人為常燠所曠膚理脈絡嘽舒不密又數十百里無木陰井泉逆旅醫藥其病又不必皆瘴之為也石湖正夏堂記極論之
僧道無度牒而有妻子者皆是

月永無月不種

土丁制如禁軍

保丁隸保正平儂賊後所結今困私役

寨丁沿溪洞所結

洞丁溪洞之民也

鼻飲但可飲水

捲伴嫁娶不由禮竊誘之名

桃生妖術以魚肉害人在胷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服鬱金下之李壽翁侍郎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蠱毒人家無纖埃者是

志蠻之目五曰羈縻州洞曰徭曰蠻曰黎曰蜑

羈縻州洞有黃儂韋周四姓黃儂隸邕川韋周隸宜

州國朝平儂智高析其種落為州縣小者為洞凡五十餘所即其雄長為首領籍其丁壯號田子甲者為洞丁而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寨官則民官也比年諸洞不供財賦無糧以養提舉之兵寨官亦與洞官為伍而邕之邊備弛矣宜州之安化州最悍鷙建炎有凌羅二將率洞兵勤王敗曹成廣西宴然南丹州尤羈縻之甚其酋莫延甚乾淳間擾邊公劾邊

將交通者當叅寘之法南丹稍訾言

徭本盤瓠之後綿亘巴蜀湖廣間數千里名為徭實不供征役數數侵軼州縣覺知則已趨入巢穴官軍徒勞費公於屬桂林者悉罷官軍專用邊民得七千餘人分五十團次諭近徭亦團結乃許通博易次復以近徭頭首深入諭之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宴遂各以誓狀來

蠻自羈縻州洞之外皆蠻也其區連亘湖南接於西

戎種類不可勝計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無常者
為僚無酋長版籍無年甲姓名惟有事力者曰即火
餘但稱火此不在蠻類蠻則前世嘗建黔南帥府於
融州以統之融在徭洞之南蕃蠻之東

蕃蠻與牂牁地接人皆推髻跣足而峩州以西又繫
白紙於推髻云尚與諸葛武侯制服又有漢蠻能華
言自云本諸葛武侯戍兵蓋唐史西屠夷馬留之類
也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羅殿自杞以

國名羅孔特磨勺衣九道等以道名此諸蠻之外又
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即南詔也亦曰
雲南其人皆有禮儀地極西南尤近蜀交趾古交州
歷代為郡縣國朝遂在化外熙寧八年入寇詔趙尚
燕達討降之乾道九年進象賀登極朝廷賜名安南
國自交趾渡一水即占城國漢林邑也其南浦有馬
援銅柱山東西皆大海占城隔一水為真臘又一水
曰登樓眉此數國之西有大海名細瀾為交趾大理

吐蕃之西境南接大洋海海口有細蘭國其西有五
天竺極南有故臨國又西則東大食海海西則大食
國又西則西大食海蕃商不通南大洋海中諸國以
三佛齊為大諸蕃寶貨之都會三佛齊之東則閩婆
國稍東北則新羅國高麗國諸蕃之去中國惟占城
最近大食最遠至大食必舟行一年凡諸國皆蠻而
逋及者也

黎則海南四郡隰上蠻由雷州徐聞渡半日而至隰

之中為黎母山山極高常在霧靄中雖黎人鮮識之
四郡各占隲之一陞其中黎地不可入亦無路通朱
崖在南陞復桴海乃至所謂再涉鯨波也最外耕作
省地供賦役者名熟黎內為生黎生黎之巢外人不
復跡黎母之巔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
壽考逸樂不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
甘美絕異爾

蜃乃海上水居之蠻其種有三漁蜃取魚蠔蜃取蠔

木蟻伐山皆坐死短篷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而各
以疆界役於官

吳舡錄

出蜀時筆也當淳熙丁酉歲錄江行所見今併考江流
併合處抄下方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出世云
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岷在今永康軍岷山
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山之
後皆西戎山西戎之雪山三峯銀爛玉琢闖出大面

後凡皆江源之所自來也秦太守李冰於今永康之
離峯鑿崖中斷分岷江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
自郫縣以至成都二水合於成都之東郭有合江亭
西取萬里橋公自東郭東下五里至板橋灘皆自蜀
下峽灘之始也過犀浦過郫縣凡百十里至永康之
離峯四十五里至青城山有縣七十五里至蜀州有
西湖三十里至江源縣四十里至新津縣成都萬里
橋下之江與岷江正派合於此自此順流半日至眉

州城下玻瓈江自眉至嘉百二十里半途有中岩西
州林泉最佳處嘉州凌雲舊名青衣山暨叢氏之神
也凌雲寺有天寧閣即大佛像所在高三百六十尺
頂圍十丈目廣二丈為樓下三層觀之嘉為衆水之
會道注沫水與岷江皆合其下沫水自雋州邛部合
大渡河穿夷界千山由雅州來渡雅州江為大峨山
佛書謂普賢示現處去平地百里盛夏擁重裘大峨
峯頂天下絕觀龍門峽又勝絕山間自嘉州百六十

里至犍為縣又二百四十里至叙州古戎州也有馬
湖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又十五里有南廣江亦來合
大江自叙州二百八十里至瀘州有內江又自資簡
州來合大江瀘叙江北岸皆夷界自瀘州百二十里
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紋有符篆自合
江三百二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自西川至
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恭州乃在一大磐石上
水毒生癰自此至枳歸皆然恭有嘉陵江自利閬果

合等州來合大江自恭二百一十里至涪州黔江又
自黔州來合大江皆石底清如玻璃自成都至此始
見清江涪雖不與蕃部雜舊亦夷俗號四人謂華人
巴人廩君與槃瓠種也自眉嘉至涪皆產荔枝涪有
妃子園江自涪之羣猪灘水始險二百餘里至忠州
忠州百八十里至萬州比涪恭尤蕭條泝江入蜀者
率至萬州捨舟陵行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須十旬
萬州有西山山半有湖湖上有煙霏閣自萬州六十

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州來合大江又八十里至雲
安軍百四十里至夔州魚復八陣圖在焉水至夔州
尤毒飲輒生癰自夔十五里至瞿唐口過灩澦入峽
舊圖云灩澦大如樸瞿唐不可觸灩澦大如馬瞿唐
不可下而尤以如撒髮為惡蓋必水漲沒之方可拂
過其上也峽中兩岸高岩峻壁斧鑿痕皴皴然而黑
石灘取險兩山東江驟起邊高中窪名茶槽齊則萬
萬不可行漲盡淹草木名青草齊則可行或未能盡

淹名草根齊深亦不可涉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
夔峽之險紆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巫峽與夔異夔峽
須水漲巫峽惟水退乃可自縣行半里即入峽峽間
陡暗舉頭僅有天數尺兩壁皆奇峰如是者百餘里
十二峰皆在北岸神女廟在峽之三十五里石刻稱
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濬有功今封妙用真
人廟有神鴉送迎客舟出峽二十里至東奔灘大渦
掀舞二十里過歸州之巴東縣萊公祠與桓在焉九

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有吒灘尤險於東奔連接
城下大灘名人鮐甕狼石橫卧據江十七八歸為夔
路荒涼之極楚熊繹啟山林於此屈宋昭君皆生此
地舊隸湖北近屬夔而財賦仍歸湖北一州二屬疲
於奔命歸州五里至白狗峽岸皆大石峽山奇峭三
十里至新灘漢晉山再崩塞江故尤險八十里至黃
牛峽接扇子峽蝦蟆碚在南壁半山過此則峽灘盡
矣三十里至平善埧出峽舟相賀處三十里至峽州

古夷陵三國時吳蜀界也自漢嘉以來東西三千里
南北綿亘入蕃夷界不知幾十萬峯出夷陵西望杳
然無復一點自峽州四百七十里至江陵有沙市渚
宮章華臺龍山息壤七十里至公安縣有二聖寺金
剛神也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百七十里至魯家洲
自此下岳陽則洞庭出大江處波浪連天客舟多避
之由魯家洲入沌行百里荒復出大江至鄂州泊鸚
鵡洲沿江數萬家川廣荆襄淮浙貿遷之地名南市

南樓在黃鶴山上甲於湖外稍東為漢口漢水自北岸出合大江百八十里至三江口三江之名凡水參會處皆稱之過黃州赤壁四十里至巴河自北岸入大江如漢口自黃州四百七十五里至江州登庾樓遊廬山復至江州東下過湖口蓋彭蠡湖入大江處九十里至交石夾經澎浪磯凡八十里至燬堦洲又經皖口牛磯雁汊凡三百里至長風沙上口百里至池州池口十里至池州又經清溪口長風沙凡五百

七十餘里至太平州登凌歊臺宋武帝作也至建康
登伏龜樓基一城地勢最高處相傳曹彬取李煜自
此入又百八十里至京口為浙矣 謹按江出岷山
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邛部
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
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
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
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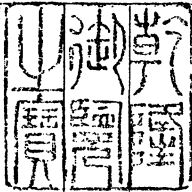
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
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
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
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
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
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
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
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於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

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
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
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
以觀矣

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徧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
至登覽嘯詠為世歆慕往往似東坡東坡當世道
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既開闢痛暢而又放浪
嶺海四方人士為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公

遭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
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遺韻亦
易消歇耳若公之言治主貴實而將久其帥蜀帥
廣皆能寬民力練軍實出使萬里外如言治堂上
時討論申明纖悉具備可謂刻志當世者矣然公
亦嘗帥沿海討論申明無異在蜀廣而沿海吾居
也攷之事實率不可行今無聞焉或者蜀廣去天
萬里其弊誠有如公所言者而沿海於行都為切

近無事之地公銳意事功不能不姑為是條畫而
已耶嗚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爛然於高文大冊
之間而至今小民疾苦終蹙然於窮簷敗壁之下
豈非人存則政舉而有國有家者常宜以得人為
急務哉



黃氏日抄卷六十七